

沈以藩主教神學思想述評

——平凡的智者、時代的先知（二）

關保平牧師

經過「三自」革新運動的努力，經過「文化大革命」中與人民共患難的經歷，中國教會逐漸被人民群眾所了解，所接受。但是，信與不信的問題還未從根本上解決。還是有些人抱著「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的觀念不放。他們沒有認識到這個觀念的歷史背景。當然，非信徒不可能與信徒一道傳福音，但信徒是否可以與非信徒一道進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呢？「文化大革命」的經歷使這一問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初，在中國教會中被廣泛討論的神學主題之一是「認同」與「和好」。這一神學主題的產生是來自廣大基督徒的親身經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與人民共患難的經歷，使更多的基督徒認識到：只有與人民息息相關，福音才能被廣大的而不是少數中國人所了解、接受，福音才能在中國大地扎根。「認同」或「和好」的神學立場與「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的觀念是不相融的。主教承認，「福音確實是一種挑戰，而就其本性來說，這種挑戰應該是憑藉愛心和服侍，而不是憑藉對抗和定罪。」¹⁷因此，沈主教批評後者基本上是一種敵視人民的態度。要建立中國基督徒自己的神學體系，就必須認真檢討我們的過去。

我們繼承教會自古以來一切寶貴的傳統，但是復活的主又使我們擺脫陳腐的、不合時宜的制度與形式。努力在我們的新時代中，建立符合我們國情的、得到眾民喜愛的教會。……他（基督）使我們跳出個人狹小的圈子，叫我們心胸開闊，高瞻遠矚，叫我們不是因循苟且，咬文嚼字，封閉守舊，而是在靈性生活與教會生活中，經常生氣勃勃，不斷更新而變化，努力尋求基督日益更新的光明與

啓示。¹⁸

1986年，沈主教擔任了中國基督教協會駐會副會長。這個新的責任使他能夠更多地了解全國廣大信徒信仰上的需要，也使他的思想能夠被更多的人所了解。1987年2月，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委員會成立，沈主教任主任。沈主教作為中國教會的幾位高層領袖之一，他從未利用他的地位搞甚麼權力之爭，也未利用自己的權力排斥異己、建立封建領地。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來進行思考，思考中國教會的出路，思考中國教會的未來，思考上帝在新時期給中國教會的新光照。他繼續執著地思考著幾十年來他一直在思考著的問題。這時他的思想已經又進深了一步。在以後的幾年中，他的文字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是神學力度越來越強。而他的思考是基於過去幾十年的經歷，認清現實的處境，著眼於未來的遠象。他說：

「首先，對於中國的許多基督徒來說，我們因基督的死和復活而同基督聯合，這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的經驗。……這也是中國教會集體的經驗。……中國基督徒的經驗也可以總結為我們與中國人民認同。¹⁹

這段話概括了主教幾十年的思考，也是中國基督徒幾十年與人民同甘共苦的經驗總結。

由於他幾十年來的牧會工作經驗，他在中國信徒中的極高威望，也因為他總是能夠高瞻遠矚地看到中國教會未來的遠象，更由於他在平凡的事奉中所表現出來的基督徒美德，1988年6月他被祝聖為主教。同年十一月份的《金陵神學志》發表了他的一篇題為「中國教會在神學思考中」的文章。文中指出，

教會既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新婦，她也就具有「道成肉身」的性質，在一定的意義上是「道成肉身」的延續，她必須植根於自己的民族與社會之中，與自己的同胞休戚與共，這是中國教會施行三自的重要神學基礎。²⁰

他的神學思考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整體，而不是一個線性運動。這個整體的中心點是「道成肉身」。因為幾十年中，他的思想一直是以「道成肉身」為中心而發展著。五十年代初的「三自」運動也正是以「道成肉身」為基礎的。他的思想容擴了「三自」運動的理論基礎為基點，與「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相結合，面對改革開放後中國教會所面臨的現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的這個神學思想的整體不斷地發展著，也不斷地接受著歷史的檢驗。這篇文章是他的神學思想發展的代表。它不僅標誌著他的神學思想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學術境界，也說明他對信仰的認識也更加深入。這是他第一次系統地把自己幾十年的思考和盤托出，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所考慮的問題提到了處境化問題的高度。在文章的一開始，他就申明，「神學思考不能脫離所處的現實環境，也即是說，任何神學思考都是處境化的思考。」²¹接著，他仔細剖析了中國教會的現實處境，並根據這一處境提出了中國教會所必須作出抉擇的問題。

中國的神學思想要吸取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這是重要的。但是更迫切的應是，中國神學思想如何回應現代中國所處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變革。中國基督徒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面臨著以下的實事：1.千百年來出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群眾，他們的命運得到改變。2.許多為基督徒所反對的罪惡，隨著社會制度的改變而得到消滅抑制。3.在許多真正的革命者身上，看到高尚的品德和忘我犧牲的精神。4.整個社會更加團結一致，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5.三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也曾經歷了重大曲折，現在正自己克服這些困難，開闢了迅速發展的局面。

中國教會在神學思想上必須答覆：上帝的愛是否只限於他所救贖的人，還是也施與一切的人民群眾？……總而言之，救贖是與創造相對立，甚至實際否定了創造，還是它乃創造的延續，它成全了創造？這一問題貫穿在整個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之中。²²

他肯定了一個事實，中國社會在進步，在向積極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前提下，基督徒應如何理解上帝的救贖。沈主教是從持續創造的角度來看待救贖的。如果承認上帝創造的持續性，就必須把救贖與這個持續性聯繫起來看待。如果承認社會的進行是上帝持續創造的一部分，那麼，如何看待為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甚至於流血犧牲的人們與救贖的關係呢？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社會中，這是中國基督徒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1991年，沈主教出任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這時的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似乎失去了數年前的活

躍，人們逐漸失去了往日對神學思考的興趣，把注意力和興奮點都集中到了建立教堂和發展教會上。中國教會確實發展很快，但是一個缺乏思想的教會，一個沒有理論基礎的教會，將向甚麼方向發展？一個缺乏教會論的教會如何能夠辦好？沈主教保持著清醒，他在冷靜地觀察著這一切發展。他不但執著於自己多年的探索，而且看到了新的挑戰。他又一次發出了先知的警告：

新中國的現實是怎樣的呢？一向被人認為是一盤散沙、東亞病夫的中國人，正在組織起來、振奮起來，為趕上世界先進國家，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而努力。現在我們正進行社會主義實驗，經過曲折的過程，正在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發展。基督徒要在這個時代傳福音，卻對這一切現實無動於衷，正如主說：「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啼哭。」（路七32）也即不「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羅十二15）甚至還在人們中間散布消沉、失敗的情緒，那福音又怎能在中國得到同情、得到廣傳呢？²³

這是沈主教在他的一生中最後一次神學上的努力。正當人們把許多期望都寄託這位不苟言笑、勤於思考、執著追求的主教，希望他能為中國教會帶來新的光輝的時候，也正當他為中國教會神學建設進行著新的設想的時候，他離開了我們。留下了他未盡的思考，留下了無限的遺憾，有他的遺憾，也有中國教會的遺憾。

三、衣帶漸寬終不悔

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為沈以藩主教神學思想下一個定義，我寧願稱他的神學為道成肉身的神學。因為道成肉身這個主題自始至終貫穿在他的思想中。道成肉身這個主題要求甘願謙卑。教會只有存心謙卑，才能夠不斷檢討自己，省察自己，修正自己。在這方面，中國教會需要作的是在教會本色化和神學處境化方面的努力。

在道成肉身這個主題中，「認同」是基點。首先是文化上的認同。他認為中國教會最大的問題是要克服「外來性」。²⁴這外來性裡面既包括了「殖民主義的污穢」，也包括了外來文化的因素。他強調基督教要進入中國文化，要與中國文化認同。這是中國教會唯一的出路。但是他也指出我們要辯證地對待基督教扎根於中國文化的問題。

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並不是盲目地復古，我們還要批判地繼承我國的文化。我們要保存中國文化中優秀的部分，這些優秀的部分可以與基督教溝通的，我們應該努力溝通，在傳統文化當中可以被基督教採用的形式，我們應當採用，傳統文化當中對文化道德的重視，對人性的尊重等等，都是非常寶貴的，這些都有助於消除文化障礙，使基督教進一步中國化。²⁵

基督教從西方來到中國時，正如同基督教從拉丁文化範圍傳到北歐一樣，其中帶有很多與當地文化不和諧的文

化內容。如果把這些文化內容視為基督教的特性，就必然使基督教與當地文化產生衝突。這也是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外來性」也妨礙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人對「洋」玩意兒總是懷著一種矛盾的心理：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可惡。如果不改變自己的「洋」形像，基督教就很難在中國具有生命力。因此，中國基督教必須認真省察自己，排除與中國文化不和諧的文化上的「外來性」，辯證地對待、接受中國文化，使通過中國文化表達的中國基督教能夠被廣大中國人民所接受。²⁶這是中國教會本色化的任務。

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認同的努力屬於神學處境化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顯得特別重要。中國基督徒在過去很容易地接受了舊神學所宣揚的聖俗的對立，因為當時中國人民處於苦難深重的狀況之中。可是現在社會不同了，中國不再是封建社會，也趕走了殖民主義者，建立了人民政府。全國人民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中。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基督教要被人民接受就必須與社會認同。

有的人批評說這是向社會妥協，是放棄原則。主教說：

我們不能只關心教會的事，而對社會上的事置之不顧，這是缺乏愛心的表現……今天我們的社會要發展經濟，振興國家，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能對這一切無動於衷嗎？

保羅也告誡說：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²⁸如果一個教會不能因著愛與周圍的人同甘共苦，而只是因為信仰而表現出與別人格格不入，這與耶穌所批評的法利賽人有甚麼區別呢？當然，認同是有原則的，認同不是隨便接受社會上的甚麼潮流，那是隨波逐流。認同是與人民站在一起，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而且認同本身就是一次道成肉身的經歷。但是沈主教也提醒說，「認同並非調和。人們並不想創造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基督教，也不搞甚麼基督教馬克思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基督教。」²⁹認同是把自己作為中國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的一部分。

當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有些人提出質疑：中國教會是否有時與教會的距離太近了？五十年代初的「三自」革新運動是否太政治化了？如在大躍進期間，教會是否應該反對那場不切實際的運動，而不是參與？如果沈主教是一位先知，他為甚麼不對教會提出警告？評論歷史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現在的標準或現在的境況作為評價歷史的標準。這不是歷史地看問題。我們不能把一個事件孤立起來加以分析，而必須把它放到它當時的處境中去，從歷史角度來看待。五十年代初中國的處境決定了中國教會走「三自」道路的抉擇，沒有其他出路。正是因為教會一次又一次地與人民站在一道，人民才不再把中國基督教視為

西方殖民運動的產物。也正是因為中國教會在過去的日子裡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中國教會不但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而消失，反而在重新開放後更加富有生命力。我們評價歷史，要以一個特定的社會中的人民的特定的經歷為參照，而不能委屈求全。中國社會有其特殊的經歷，中國教會也有其特殊的經歷。這就決定了中國教會必須走她自己的獨特的道路。沈主教之所以是一位先知，就是因為他看到了這個遠象，並因此在聖靈的感動下為了中國教會的未來而孜孜不倦地求索。

中國教會所走過的道路是不平凡的，這也造就了中國教會必將成為一個不平凡的教會。沈主教仍然是一位平凡的主教。他沒留下甚麼神奇的故事，但他以他平凡的一生留下了他為主作的美好見證。他是一位智者，他用他不悔的求索激動了更多決志奉獻的人們去不斷地追求。如果要給他的一生作一個評價，最好的評語莫過於蘇德慈牧師在沈主教的追思禮拜講道中的一句話：「他以主的託付和教會的利益為重，以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為重。」³⁰

（全文完）

注釋

- 17.「在新中國從事基層堂會教牧工作的若干神學思考」，《金陵神學志》第六、七期，1987年，第88-89頁。
- 18.「為死而復活的主作見證」《天風》1986年第三期，第3頁。
- 19.「在新中國從事基層堂會教牧工作的若干神學思考」第87-88頁。
20. 第九期，第22頁。
21. 同上，第18頁。
22. 同上，第18-19頁。
- 23.「中國教會的宣教事工」1993年沈以藩主教在香港主領神學講座的演講稿之一。
24. 同上。
25. 同上。
26. 近些年來，「基督教文化」這個詞在中國大陸頗為流行，而且很受一些基督徒和對基督教感興趣的知識分子的青睞。偶然一聽，覺得很順耳，也挺雅。可是仔細一琢磨，似乎空洞。甚麼是基督教文化呢？如果有基督教文化，那豈不是說中國的基督教徒們都要接受基督教文化而不能接受中國文化了嗎？基督教本身不是自明的，它需要文化來表達它。當然，文化可能受到基督教內蘊的影響。有時，人們所說的基督教文化是指西方文化。但那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受到基督教思想影響的西方文化。
- 27.「大過先前的榮耀」，《天風》1993年，第九期，第3頁。
28.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第3節。
- 29.「在新中國從事基層堂會教牧工作的若干神學思考」，第89頁。
- 30.「外體漸毀，內心日新」，《天風》1994年，第十期，第9頁。

「青年向上歌」¹的一段重要小插曲（一）

黃永熙

「青年向上歌」的作者沃爾特（Howard Arnold Walter）1883年8月19日生於美國康州新不列顛（New Britain）鎮。1905年沃氏在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回到康州繼續在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Theological Seminary）²就讀。一年以後沃爾特有機會到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教英文一年，於1907年1月1日，沃爾特在他的聖經上寫了一首「我的信條」（My Creed）作為他個人的新年決志，為他自己行事為人的綱領，他把這「信條」抄了一份寄回康州給他的母親。沃爾特太太把這「信條」投寄給美國著名的 *Harper* 雜誌。*Harper* 雜誌於五月份便把「信條」登載出來。當時尚未有空郵。從東京寄出的郵件總要兩三個月後方能抵達美國東部的康州，然而 *Harper* 雜誌居然在五月份那一期便把「信條」登載出來，可見主編對這首「信條」的重視。此外，1909年11月另外一份文藝雜誌 *Current Literature* 轉載這「信條」，並加上一句引言「一件精巧美妙的作品」（Here is something neat and sweet）作為介紹。

1907年夏沃爾特由日本回到美國，重返康州哈特福德神學院繼續進修。1909年神學畢業後，獲取留學蘇格蘭與德國兩年的獎學金。

1909年夏，未出國前，沃爾特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間衛理公會所舉辦的奮興會裡認識了一位長者皮克先生（Joseph Y. Peek, 1842-1911）並給了他一份「我的信條」。皮克雖然沒有受過音樂訓練，但他很有一點音樂天分。他認為這首「信條」很可以成為一首聖詩。於是他把腦海中的調子哼出來，請另一位朋友風琴家杜拉先生（Grant C. Tullar），把調子抄下，並配上和聲。自此以後，這首「我要真誠」的聖詩便立即不脛而走，許多聖詩集都選用它，並被繙成了十多種文字。

1910年沃爾特與達林頓（Marguerite B. Darlington）小姐結婚。留學回國以後，他在故鄉的一間公理會任助理牧師。沃爾特一直都有志願到海外當宣教士。自從他由日本回來之後，更加強了他這種願望，他也曾申請當宣教士，但體格檢查的結果，認為他的心臟過於衰弱，未被接納。

1913年沃爾特加入了當地的青年會，並在行政的事務上幫忙。當時著名佈道家及青年工作者穆德先生（John R. Mott）很看重這位青年人，知道他有志願投身海外宣教的事工，因此介紹他到巴基斯坦的首

府拉哈爾（Lahore）的福爾曼基督教大學（Foreman Christian College），在回教徒學生當中工作。當時的巴基斯坦仍然屬於印度國的版圖，因此多本聖詩手冊都載及沃爾特在印度染到流行性感冒，於1918年11月1日不治逝世。去世時他只不過是年僅三十五歲的大好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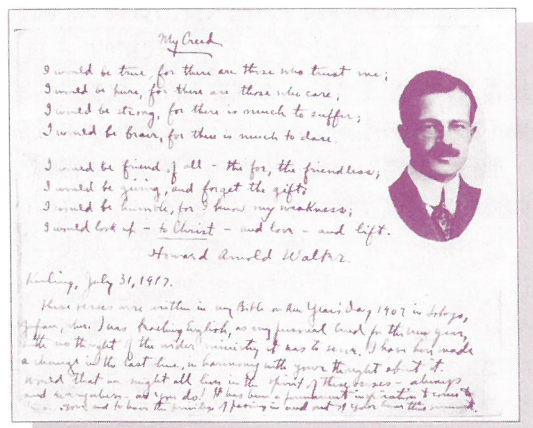
在沃爾特逝世前一年多，有一段重要的小插曲，除了筆者外大概沒有其他人知道這段歷史，現在把這些資料公之於世。

有一位美國長老會的宣教士戴明夫人（Mrs. Edith Deming）早年在中國服務，後來又被派到南韓的華人教會中工作。退休後返美，在紐約居住，經常參加紐約中國基督徒團契各種活動。戴明夫人逝世前給了筆者一幅珍貴的照片。現將此照片附此文內。這照片除了有沃爾特自己的影像外，有幾點重要的資料是值得注意的：

1. 沃爾特親筆把「我的信條」抄了一遍。我們注意到他在最後一行改了兩個字。原詞是
"I would look up, and laugh and love, and lift."
但在這裡改為 "I would look up to Christ, and love, and lift"
2. 寫這短篇的日期是1917年7月31日，地點是牯嶺。³
3. 這短篇雖然沒有寫上收信者的名字，很可能就是戴明夫婦。不論是何人，最重要的是信內聲明他依照收信者的意見改動了上述的兩個字。

注：

1. 這詩的首句是「我要真誠」，因此有些詩集就以「我要真誠」為歌名。
2. 劉廷芳博士於1926-27年出國講學，曾在此神學院任教。
3. 牯嶺，亦稱牯牛嶺，在江西省廬山之北。風景秀麗，氣候清新，清光緒二十一年，英人李立德在此購地建屋，此後成為夏日避暑勝地。



廣學會的精神

黃永熙

今年是廣學會成立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秉承廣學會的精神，到底甚麼是廣學會的精神？

廣學會的原名是「同文書會」(1887年)，同文書會成立十九年之後(1906年)改稱為廣學會。正如基督文藝出版社的原名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輔僑出版社成立後十四年才改名為文藝出版社。同文書會有一個很長的英文名字，從這個英文原名可以看到我們所提到的廣學會精神的端倪。同文書會的英文名字是“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把這名字直譯成中文就是「在中國人當中傳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識的社團」。此外，同文書會立會章程內所闡明的宗旨是「在中國、中國藩屬、以及一切中國人(聚居)的地方，繼續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種書籍——特別是為本會能力許可而又適合於各個階層閱讀的期刊。」由這段宗旨所載幾點，我們不得不佩服前人的遠見和睿智。中國，當然是指中國本土；中國藩屬，好像他們早已料到有特別行政等地區的設立。至於一切中國人的地方當然是指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歐美或其他華人聚居的地區在內。宗旨內闡明要繼續出版和發行，就是表明不論中國國內未來的處境如何，在海外的出版機構應繼續出版和發行，不單是宗教的書籍，也要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種書刊。

1994年在台灣舉行的第二屆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中，邀請李志剛牧師發表了他的一篇重要的論文「廣學會個案研究」。李牧師很詳細地列舉廣學會當年的出版物對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當然以文藝出版社今日的規模與當日的廣學會比較，簡直不能同日而語。舉個例來說，在廣學會全盛時期，單單從西方國家派來中國，全時間為廣學會服務的學者和專家數目，比我們現在文藝出版社全部同工的總數還要多很多，我們可以想像當日廣學會規模之大。

從一個受資助而生存轉移到成為一個自養自足的機



黃永熙博士於慶祝廣學會110周年感恩崇拜中演講
Dr. Heyward Wong was the main speaker during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of 110th anniversary of CLS.

構，其過程是相當艱苦的。出版的方針不得不有所改變。上面曾提及廣學會前身同文書會立會時的宗旨說明「……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種書籍——特別是為本會能力許可而又適合於各個階層閱讀的期刊。……」文藝出版社的確以往曾出版過《福幼》兒童雜誌、《快樂家庭》、《展望》、《文藝雜誌》季刊等，有人批評我們文藝出版社變了質，不應出版非宗教性的書籍。但我們認為我們的出版路向，與原來廣學會的宗旨並無偏差。

基督教教育是全人的教育。當日主耶穌出來傳道，祂同時也醫治人的疾病。祂以靈糧餵養人，但完全沒有忽略人肉體的需要。因此根據基督教原則而編寫的各類型書籍，乃是廣學會精神所在，顧及全人的發展。

文藝出版社的根源是廣學會，而廣學會的根是生在中國大陸。香港回歸之後，在地理上香港處於中國版圖的邊沿。本人希望將來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與國內主流的基督教文字事工機構的關係更加密切，相等於一棵樹幹伸張出來的枝子，而不是獨自生長在外的一棵小樹。本人在文藝出版社四十五周年特輯裡已提及，將來國內有些著作將由文藝出版社在香港出繁體字版，以供海外華人讀者的需要，而有些文藝出版社的繁體字版的書籍，將由國內的出版機構出簡體字版。這些事已在起步的階段。試舉一些實例，文藝出版社已替中國基督教協會所出版的《讚美詩——新編》編製一本英漢雙語版，而文藝出版社所出版的「巴克萊每日研經叢書」全部新約共十七集將由國出版簡體字本。這些事工代表我們已開始衷誠合作的實例。

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天廣學會再次在中國大陸恢復工作，因為廣學會的根原來植在那裡。是否仍舊沿用廣學會的名稱並不重要，我們只希望廣學會的精神永遠存在，不論在中國本土、中國藩屬、及其一切有中國人聚居的土壤，繼續開花結果。

(本文是慶祝廣學會成立110周年感恩崇拜的講稿)

靡室靡家

3702

黎翠華著

An Unsettled House

by Lai Choi Wah

作者以細膩豐潤的筆觸，從不同角度刻劃移民眾生相。作者曾獲一九八七年市政局中文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一九八八台灣中央日報短篇小說佳作獎。本書共收入作者八四年至九七年八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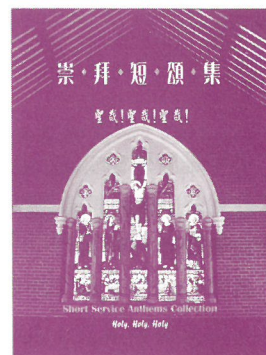
代理：

《聖經頌》

蔣治平詞 小枝曲

本歌集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從「創世記」唱到「啓示錄」的曲集。作詞者以中國古詩的格式，將聖經各卷的要旨，濃縮在一首首七言律詩中；作曲者則將其配上鏗鏘的曲調，使這些詩詞更易被人接受。相信無論頌唱或聆聽，均能幫助你更加了解聖經的功用。

曲集配有普通話（華語）和廣東話（粵語）頌唱唱片和錄音帶。



廣學會 110 周年紀念優惠

本社為慶祝廣學會成立110周年，推動信徒追求屬靈知識，特設〈每日研經叢書〉訂購優惠，全面八折，不限冊數，優惠期至97年9月底止。



BRIEF NEWS

VISITORS

-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have 4 representatives from Agape Counselling Centre in Malaysia accompanied with Mr. Ng Sze Yuen to visit our office on May 7, 1997.
- Rev. Paul Cheng from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San Francisco visit us on May 9 and on behalf of American-Chinese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Society, U.S.A. donated US\$2,000.00 for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Fund for China.
- Mr. Shen De-Rong and five representatives from Shanghai Christian Council visited our office on May 23, 1997.

WORKSHOP

- We have held two workshops on Song-leading in May, 1997. There were altogether 140 participants.

CELEBRATIONS

-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110th anniversary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was held on June 21, 1997 at the St. Andrew's Church. We have invited three choirs to sing during the service and Dr. Heyward Wong was the speaker. After the service, there was an exhibition of our past and present main publications and tea reception at the St. Andrew's Christian Centre Hall.
- Dr. Wing-Hee Heyward Wong, the Hon. Chairman was 80 years old on July 1, 1997. In June, there were two big events to celebrate his birthday. One was the Music Concert organized by several famous choirs. The other was the big banquet with people attending. We all thank God for his good work that he has done. May God bless him and his family continually.
- We are very encouraging to receive two Prizes of the Good Extra School Reading Materials for the new children publication — "The Nutmeg Princess" in Taiwan recently. There will be an exhibition of the awarded books from July 12 to August 24 in Taiwan.

一、嘉賓到訪

- 馬來西亞博愛輔導中心四位同工及閒人行董事吳思源先生於5月7日到訪本社。
- 美國三藩市 Donaldina Cameron House 社會服務中心主任鄭世豪牧師於5月9日到訪本社，並代表美華長老自理傳道會捐款支持本社中國神學培才計畫。
- 上海基督教教務委員會訪港團一行五人，在沈德溶先生帶領下於5月23日到訪本社。
-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陳耀南教授於6月23日到訪本社。

二、喜訊

「加勒比海童話系列」第一種：《豆蔻公主》榮獲台灣行政院新聞局一九九七年度「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暨第二屆小太陽獎」。

三、研習坊

本社主辦分別於5月4日在聖公會聖三一堂及5月31日在聖安德烈基督中心禮堂舉行之「崇拜短頌應用研習坊」及「領詩研習坊」，已順利舉行。兩場參加者逾一百四十餘人，反應良好。



「領詩研習坊」講員丘日謙校長
Mr. Yau Yat-Heem spoke in the "Song Leading Workshop".



上海基督教教務委員會代表團5月23日到訪
Visitors from the Shanghai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publisher.

第八屆香港書展基督教坊 人間有愛、活得精采

日期：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至晚上九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

（本社攤位編號：1C 20-22）

四、慶祝廣學會一百一十周年感恩崇拜

本社為慶祝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間基督教出版社廣學會創立一百一十周年，於6月21日假聖安德烈教堂舉行感恩崇拜，會中由黃永熙博士短講，香港閩南堂詩班、中華基督教聖頌團及聖詠小組獻唱，並為《每日研經叢書》全套41冊完成出版舉行奉獻禮。會後並進行廣學會、輔僑及文藝不同時代的重點書籍展覽。

五、黃永熙博士八十大壽

本社永遠名譽主席黃永熙博士本年七月一日為八十大壽之喜。本港多個聖樂團體為表祝賀，於6月12日晚上八時假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一場特別的音樂會，另本社聯同其他團體於6月14日假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祝壽晚宴，慶賀黃博士八十歲壽辰，並為他數十年來對香港教會和音樂界的貢獻，致以崇高的敬意，又為他的恩賜感謝上帝。

六、中國神學培才計畫

由本社推動之「中國神學培才計畫」，在過去兩個月裏陸續到教會、團體和個人的奉獻，現已累積至七萬餘元，請繼續支持代禱。



「崇拜短頌應用研習坊」中聖詠小組及譚靜芝博士（中左）
The Sacred Singers and Dr. Angela Tam in the Workshop.



慶祝廣學會一百一十周年感恩崇拜
Picture was taken after the 11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service: the three choirs and the CCLC Broad members.

聘請

正稿設計員一名，需懂中文電腦輸入及排版，有興趣美術設計，中學程度，申請者必須是基督徒，函附詳細履歷學歷，寄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本社人事部。

從一國兩制到一書兩體

蘇成溢

今年7月1日，相信全世界並沒有一個城市可以比得上香港，可以把全球的注意力，集中於一身。

香港的獨特性，並她在歷史中的創新性，已經有許多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過了。然而我認為，無論人從那一方面來看，7月1日後的香港，一國兩制始終是她在歷史中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特質。

香港的一國兩制，指她既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卻容許繼續奉行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她一方面身處中國的國家體系裡，另一方面又被接納為社會型態保持高度自治的城市。我相信，一國兩制不僅是香港特質，當我們一同邁向將來、面對中國，這特質還會成為促進雙方發展的一種元素。

既然在一國裡可以有兩制，正說明了事工範圍裡有更廣闊的空間，在發展計劃上有更多的可能性。

從事中文文字工作的人，面對全球華人讀者閱讀繁體、簡體不同的字體和使用的習慣，當我們身處一國兩制的大都會，毫無疑問需要儘快思考並適應兩種字體出版的。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香港的出版是以繁體字為主，我們早已想到，既有數以億計的同胞需要簡體字的出版物，再加上香港已進入特區時代，就必須認真思想如何推動一書兩體的計劃了；意思即是一本在香港出版的繁體字書，同時在國內有簡體字版，同樣地在國內一本以簡體字出版的書，也同時在香港有繁體字版的出現。

期望有這構思的文字工作者，不論是香港、國內甚至其他地方，能夠一同把握這個一國兩制開始的時機，為著中文讀者大力發展一書兩體。

Publisher's Desk

From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One book two Versions

by Rev. Eric S. Y. SO

On 1st July this year, there is no other city like Hong Kong which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world's attention.

Hong Kong has plenty of particularities. Although many people have discussed th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after 1st July 199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finitely is the unique essence of Hong Kong in history.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eans that Hong Kong belongs to a socialistic country, yet she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her capitalistic lifestyle. On the one hand, she is being absorbed into the n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on the other hand Hong Kong is allowed to be a self-governing city,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 believe the uniquenes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will help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become more developed. Since one country can have two different systems, this implie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develop in ministry.

As a Chinese publisher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Now that Hong Kong is entering 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ra,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demand for both ver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ver the past 45 years CCLC publications were mainly printed in one vers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Facing the future and the needs of reader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publishers in Hong Kong should introduce the idea of One book, Two Versions and prepare for its development now.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電話：(02)8801647

傳真：883 4621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

